井福堂文稿

井福堂文稿卷七

鎮洋　汪學金　敬箴

釋極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則善者道之體性之德所謂極者是也故大學言明德新民皆歸於止至善復申之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至善爲明新之極由知止而得止乃明善以擇善此盡性之學貫乎內聖外王者一本於天德之至善而已矣洪範之辭曰皇建其有極言天以至善之極予之天子天

子能體天之至善者建而用之代天以治天下曰錫極者錫此善也曰保極者保此善也曰會極歸極者使人同復於本然之善也所謂善者何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發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者乃道之不可須臾離而實性之無有毫髮異者也故曰一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物莫不有性即莫不有善天之生理是也曷言乎無極也曰性之寂然不動處正善之渾然皆備處即所謂未發之中是也其曰無之云者乃極之未有象而善

之莫可名者耳是故舍善不足以知性即離善不可以
言極

釋中

中者天之道也天以是付之於人而具之於心故人在天之中心在身之中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降衷之說是也夫中之德不可象古文於無象中象之其○者即至虛至寂太極渾然之理也其丨者即直上直下兩間浩然之氣也由是以推所謂中者固合理與氣而一之故曰天之道也即天之所以予人人之所以合天之道也古之善學天者莫如堯故首發其指曰允執厥中天道也舜復益之以三言其危微精一之云者人心盡

則道心純所謂一中不容貳心心一自然無貳所以示萬世之心學使之斬合於天者人道也不如是則天人交戰於心毋乃兩中之為患乎自是而降言中者莫備於易與書其辭弗可悉數要皆本此意以達於萬事萬物所謂天下之大本是也世衰道微心學日晦有窮高極遠以求中者矣有致虛守寂以求中者矣有鉤深索隱以求中者矣聖人有憂之乃復益之以庸之一字使人勉勉焉循循焉務盡乎人之道以求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者所以救萬世心學之弊而教之以事天之

實也是故古今矯激偏至之行未嘗不足以風厲末俗乃若夷惠之賢可以優入聖域而孟子以爲君子弗由者誠以求其中則天人之原合不求其中則天人之路睽學者不可不察也或曰汝心自中何待汝求中本無物何者可執是猶舍太極而專論無極離有物有則之民彝空慕無聲無臭之天載也烏乎可哉

○釋一

一者傳心之學也。孔門與聞一貫之道者。惟曾子子貢。然曾子以愚魯而得。子貢以穎悟而失。曾子以守約而信。子貢以多識而疑。由是言之。則吾道之所謂一者。宜約而不宜博耶。抑尚愚而不尚智耶。是又不然。夫曾子之傳一貫者。忠恕一言而止。可謂約矣。乃中庸言達道達德九經之事所謂一者必推之天下國家何若是之詳盡至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所以策愚柔而歸於一者又何若是之深切蓋誠爲忠恕之主。忠恕

即誠之發。由忠恕而通之。誠之量所以不測。由忠恕而復之。誠之體所以不貳。此道之所謂一貫也。曾子深會其旨故大學之述孔三綱八目與達道達德九經之義相合其言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一之極定矣。脩身而先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之體立矣。脩身而後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之用行矣。此曾子所以寄傳道之任豈得以愚魯限之又豈可以守約盡之也哉然則智愚者質也。博約者學也。而所謂一者道也。質與學皆所以為入道之資。而知其道則知其所以一。得其道則得其

所爲一。更何智愚博約之可分耶。

○釋善

善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夫易以繼善爲成性之先大學以至善爲明新之極皆以體言者也明乎善之體然後知變化各正保合太和之相爲終始者無所不統至孟子申言性善而天人合一之理益明然則善與性二者固未可析而言之者也自分言善性而其蔽有二言性者以血氣心知爲性遂疑性不足以達善之原而不知性即不知善言善者以動作云爲爲善又疑善不足以盡性之量而不知善亦不知性且夫所謂善者非

他。一乾元之德而已。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乃所謂善也。故由體而言。發育流行者善也。而未嘗不牢於有物有則之民彝。由用而言。立達施濟者亦善也。而未嘗不通於無聲無臭之天載。易簡也。中和也。一善而已矣。然則善與惡本不可以相形對待而論。而知其所謂善。天下更有何物可以加於善之上哉。乃後之儒者或以無善無惡為性之體。則彼之所謂善者。亦異於聖人之所謂善矣。又奚暇與之言性哉。

釋家人

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言乎内明而外順也。夫家人之道。恩義爲亟。顧不善用之。二者常相妨。非處之以至明。要之於至順。則家不可得而治矣。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葢地之習者易忽。情之暱者易牽。豐蔀之勢成而陵奪之害起。尚可與之言順乎。且夫家道之所以不順者有二。一則患其不明。一則患其自以為明。是故察察者怨之的也。皦皦者爭之端也。夫以陰柔之性。往往昧於理而蔽於事。使以我之所明。強彼之所不明。

必至始疑而終睽。善用明者。不徒恃己之明。而有以致彼之明。迨乎彼之既明。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裕如矣。風自火出者。言順之生於明也。其所以馴致其道者。則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是也。書稱釐降詩美刑于利女貞者莫大乎是。內卦言閑言厲者。明之道也。而二以中饋之義主之。非順之本於明乎。外卦言富言假者。順之徵也。而上以反身之義終之。非明之致其順乎。天下物之相生而相助者。莫如風火。故火熾則風生。而風鼓則火熾。父子兄弟夫婦之於家。所以為相生相助者。亦猶是

也。乃或不善其用。而失其相生之理。孤其相助之勢。其不爲反風而滅火者幾希。

乾誠坤敬解

天地以健順之理與人人以誠敬之學法天地誠敬者乃天地健順之本體而為人心之所固有所以筦三才而樞萬化者也故孔子繫易。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葢乾坤之二爻。皆為心位。人心之妙。與天地之氣。呼吸相通。不待求合而自無不一。故得乾之健者積而為誠而誠之所復即健之體得坤之順者形而為敬而敬之所歸即順之體聖人因天地之自然而知人心之同然故首揭誠敬之學以達乎

健順之原此易之所以與天地準也說者以乾為純陽。陽之體動而實。凡發見昭著。萬物咸有者。皆變化不息之謂誠。坤為純陰。陰之體靜而虛。凡收斂退藏。一物本無者。皆主一無適之謂敬。不知有無不可以象求即動靜虛實不可執一以論而健順誠敬尤不可分別而言也何也天地發育之德皆本一陽故大生廣生莫非至健之運行陰之於類為惡而坤道之順乃善其從陽所謂承天而時行也夫地之從天臣之從君婦之從夫小人之從君子皆以敬而成其順。苟自順其陰。而昧於從

陽之義。鮮不為天下之大逆。尚可與之言敬耶。是故爻
辭言直方大小象言六二之動其所謂動直者莫非乾
德之健天道之誠即人心之陽明而乾爻之所謂閑邪
者亦即遏陰之大用君子居敬之學。葢所以漸進乎誠。
而善全其心德者也。學者精察乎此。知一心之通復即
乾。一心之間隙即非乾。而存誠之學由此而立矣。知一
心之寧謐即坤。一心之媮肆即非坤。而居敬之學由此
而深矣。然則玩易之功。必自心始。羲之心盡。孔之心學。
其揆一哉。

蒙泉解

古人以水喻性多矣。其説大抵本於蒙泉之象。蒙物之穉也。泉水之源也。人生而静。性近而未遠於習。猶在山之泉。源清而弗汩。其流。坎之象。動而險者也。人心也。艮之象。静而止者也。道心也。養蒙之功。其在危微之介乎。能葆其源。則復其性而克念作聖。不能葆其源。則失其性而罔念作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聖譬則海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其發源皆泉之始達為之。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雖然涓涓之脉。非有浩乎

沛然之勢也。少過之則絕矣。偶淆之則亂矣。蒙者不能自養其正。故果行育德。必待諸養蒙之君子。夫坎象險而多疑。艮象止而易沮。疑與沮二者。皆蒙之不欲自進於亨。雖有治蒙之責者。亦末如之何矣。是故求我則應。所以化其沮也。瀆我則不告。所以戒其疑也。蓋必中畜其剛實之性。而外極其柔遜之象。以為受教之地。如泉之浸淫滋潤。不舍晝夜。而後可以放乎四海。故六爻凡三言順。豈非蒙以順為美德者乎。說者曰。卦之言治性者。莫備於井。與蒙之義或有異歟。曰井者已學之性也。

蒙者未學之性也。井之言渫言甃言冽言收者。皆自治之功。所以成其性者。學者之事也。蒙之言發言包言擊者。皆治人之法。所以導其性者。教者之事也。是故君子小學之方取諸蒙。而大學之道取諸井。

介于石解

孔子繫易於豫之二復之初連類而及反覆贊歎者所以明知幾之學故曰知幾其神乎又曰顏氏之子其知幾乎蓋以不遠復无祇悔厲顏子而即以介于石不終日自處也夫豫之下卦爲坤二即所謂直方大者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居敬則有以立介之體集義則有以善介之用二者乃知幾之所從出而所謂不習无不利者則順動之理盡於此矣明乎此可以因應一世酧酢萬變而後難進易退無往不得其正孔子所

以為聖之時者豈不在是哉且以豫之全象言之春秋之世如周之共主晉鄭是依魯之孱辟三家執政以及齊之田氏晉之趙魏氏其為四之得志五之貞疾者無不皆然始於凌夷而終於僭奪豈非幾之先見者乎然而才智功名之士往往為勢位所惑登高而呼望風奔走不為初應三比之鳴且盱者鮮矣孔子以韋布之儒志在行道雖陽貨佛肸之徒皆可與之相接而堅白之操確然自信其視烜赫富貴如浮雲之滓太虛故於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孰能與於斯

哉故曰孔子以豫二自處也說者曰孔子以陽德居下位惟乾之九二足以當之非善世不伐德博而化不足以盡聖人之全量豈知孔子在當時固未嘗以君德自居且坤之承天而時行者又何莫非乾德耶然則孔子之德在萬世者見龍在田之正中也孔子之德在一時者介石不終日之中正也而又奚疑焉由是觀之知幾者孔子順性之學審幾者顏子復性之功豫之二動而靜者也復之初靜而動者也動靜不離乎性而後出處不失其時故飯疏飲水樂在其中有以自得其處豫之

道惟簞瓢陋巷之賢庶幾近似然則所為觸類引伸者意在斯乎嗟乎學者於身世之際苟非心性之地樂其所樂必不能當幾精察乎時位之正而卒為外誘所動矣先儒論為學之要必令人尋孔顏樂處亦足以發明豫二之義者夫

噬嗑解

讀易之噬嗑。可以通養生之說矣。頤之為言養也。飲食以養身。精氣以養神。其理一也。夫人之精氣。聚於腑臟。達於榮衛。本無不合。其所以不合者。有物間之耳。物者情欲之謂也。情欲既勝。精氣不可復合。於是乎神失其養。此頤中有物之說也。震陽動而上升。離明麗而下注。乃合之之道也。天下之合體而同用者。莫如雷電。故二氣由之而闔闢。萬物因之而終始。誠生化之本也。然則呼吸蟄藏。内觀返照之旨。何以異是乎。至於六爻之位

與辭亦有可通其說者初四上之三陽上中下三田之位也自其未合而言初之不行上之不明則震離失其職而物間其中矣自其合者而言滅鼻之爲胎息遇毒之爲煉魔金之爲大丹黃之爲守中矢之爲直養噬膚噬腊噬胏噬肉之爲去形而存神艱貞貞厲之爲致極而守篤五之柔虛其心也四之剛實其腹也以此觀象玩辭亦可云犂然有當矣予偶閱養生家言。即取其說以釋斯卦。非敢穿鑿附會。亦以見易道甚大。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童牛之牿解

學之道莫善於止。故大學首發知止得止之義。於艮象之所謂成始成終者。盡其要矣。雖然止之之道不始於大學。而始於小學。古人教弟子之法。自灑掃應對進退致謹於容貌辭氣者。至為嚴密。蓋人之少也。無衣食奔走之累。無嗜欲攻取之習。歲月寬而精力裕。故其為教也漸而可施。其為功也巽而易入。所以為止者。有從容自然之致。而無勉强急迫之病。其少成若性然也。大畜六四之象曰童牛之牿於止健畜德之旨深切著明夫

卦德之所謂剛健篤實輝光者明德也卦才之所謂不家食利涉大川者新民也大人之學備矣而其所謂止於至善者則於六四一爻發之葢健順之理具於有生之初故愛敬之良發於孩提之日繼善以成性者天之道也明善以復性者人之道也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合乎天德者在是然則元吉者其至善之謂乎且卦以六四應初九大畜之初即乾之潛龍也利已之戒即勿用之占也聖人知陽之難藏故受之以止者即謹之於其始所以善保其乾元而致大亨之用者葢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之道得也。不然畜之者非其道則潛龍且變而爲羸豕矣尚何童牛之足云

馬健解

大畜之九三畜極而通與上合志宜乎進矣其取象於馬則曰利艱貞閑輿衛若不欲其輕進而重為之戒者乃所以善成其乾健所謂畜其德者是也蓋馬之壯者尚力而不以德則必有弛踶泛駕之失人之勇者任質而不以學則必有速成銳進之病將使壯者蹶其壯勇者敗其勇而所為健者終不可保矣是故孔子之繫乾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法乾之君子所以自致其功者必如是其至所以如是其至者

無他焉善成其健而已且乾之象爲馬而其德爲龍馬也者類龍而進於龍者也故行地莫如馬行天莫如龍龍神物也潛而後見躍而後飛所以畜其健者乃其自爲也性之德也馬之健必待人而畜學之事也學之至而進乎天矣上九曰何天之衢亨則進乎龍德而乾道大行矣象焉云乎哉

坎耳解

耳之為官也主乎虚受聲音之道微而易感者惟虚然也乃易之取象於坎者何也坎之體中實者也實則何取於耳也曰天下之所謂虚實者其理不可以執求是故虚而實實而虚者天之道也虚者實之實者虚之者人之能也而極之於無實非虚無虚非實者乃人之所以合乎天也目之為用也陽發於外而中則虚見所見而輒動者離之所以麗也耳之為用也陽蓄於内而中乃實聞所聞而即入者坎之所以陷也陷故受也易曰

習坎有孚維心亨入於耳而通於心也耳之用大矣哉

雖然所謂實者於氣為陽於理為誠而陽之純者則為

太虛誠之至者則為無極然則虛與實豈可以一端竟

哉或曰耳根發於腎腎水藏也坎為水坎之所以象耳

也夫水天一生之地六成之亦實而虛者也水之於德

為智智之發而為神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者實而

虛者也藏往者虛而實者也故曰無實非虛無虛非實

者天人合一之妙也知坎耳之義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納約自牖解

聖學以誠意為要誠者天德之體也意者人心之用也由意以通乎人之性學之始事也自明誠也大學之所謂誠意也絕意以全乎天之命學之極功也自誠明也中庸之所謂至誠也此其說於大易之坎四發之其爻辭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夫乾以一陽陷於坎中於是後天日起而用事而所謂先天者微矣然乾陽無或息之理故五為重坎之主獨以陷於險中之故未能自大其功用所賴四之近而相得者漸漬而變輸之以

成其孚亨之德猶水之必藉疏瀹以導其源流其勢然也故四均爲陰爻而其義獨取濟五陽於險而不言陥迴别於初三上之云云者豈不以其善處剛柔之際哉且天下之理必原其始約者物之質也事之本也夫致飾則亨盡而攻取則僞生然則求其孚與亨必自約始約則誠矣是故禮莫誠於大羹元酒之尚信莫誠於行葦泂酌之辭樽酒簋貳用缶者物約而意誠者也納之自牖可以將意而達物矣使不求之於至約之地而徒酬酢萬變以役其神智吾恐受明之處皆爲受蔽之處

而先天之路不幾由此其絕乎雖然四之為位以陰居陰而介乎重險之間特以近五之陽而受其明則其為牖之象固伏於隱微邃密之區不可以迹求不可以力索者必也澄其心凝其神養之以虛靜持之以恒久使五陽潛動於中而二氣感應以相與焉亦庶乎其有得矣嗚呼誠知納約自牖之說則孟子之所謂幾希老氏之所謂窅冥者皆可得其象於意言之表也夫

遇主于巷解

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或以君臣之遇合有小不正而不失其為正者當之予竊以為不然夫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皆不可以苟合一失其正是求合而反離矣故孟子以枉尺直尋為不可而於割烹食牛之說反覆詳辯者所以正君臣遇合之義也或曰睽之為象難合易離苟存濟睽之心挹濟睽之才或有時出於達節之所為亦處睽之道宜爾予曰不然夫世道之由合而睽者必因苟且而起苟且則疑貳疑貳則乖散汲汲以正救

之猶恐不勝況益之以不正哉然則睽二所謂遇主于巷者以已遇之君臣言之非以未遇之君臣言之也何以言已遇也蓋睽象多離獨二五正應本無不合所頼以濟睽者在此但當衆情乖散之時使徒恃其剛直之才而或失先説之理則讒間疑隙由此而生而二五之交幾不可保故必迂迴以達其情婉轉以通其説而後可以為厥宗噬膚之合即坎四所謂納約自牖者是也如頴考叔之以闕隧全莊公張子房之以四皓動高帝狄仁傑之以太廟感武后皆深得遇巷之旨而善用濟

睽之道者故先儒所謂委曲求合皆本人臣進說於君而言而程傳所云遇非枉道巷非由逕者尤為析義之精守理之正夫使急於濟變而不貞其難進易退之節則二之求合於五者必先為五所疑豈得謂之未失處睽之道耶

以杞包瓜解

聖人之抑陰也非惡陰也惡陰之違順而消陽也姤陰戒女壯而彖辭以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正之明陰之為道當如地之承天而時行故初為成姤之主爻辭亦兼備吉凶二義者其以此也雖然陰之以順承陽者必賴陽之健足以統陰陽大而陰小象之所以有取於包也二能用其包惟廹陰而有不利賓之嫌時不當也四不能用其包徒懼陰而有遠民之失德不足也然則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者惟九五足以當之此以杞包瓜

之象所以善處姤也且章者陽之所以施陰也含者陰之所以受陽也坤之三爻以陰居陽故有含章之美而聖人以地道无成之義屬之今姤陰雖生於下而上卦猶未損其為純乾誠知九五為天德而承之以順猶瓜之施附而至於成熟者皆賴杞為之包故含章者象瓜之將成有隕者象瓜之旣成而自天者則不自以為成而歸之於天然則小象之所謂命者即天也陰之志不敢舍天以言成乃順德之至深合於无成有終之義此聖人之以地道教陰而特於姤發之者夫

舊井无禽解

井之初爻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趙氏汴水釋之曰禽者蛙螺之類井有生氣而禽生焉井泥則不食雖生物亦無之其說於爻義極當葢陰之所以能生物者非陰生之也皆陽之所爲施而已陽動而實故主施陰靜而虛故主受一施一受天地生生不已之常道也井之取象以陰虛者爲井以陽實者爲泉此井道所由成而生養之義備初爻以濁陰居下故爲泥象又無正應則陽氣絕而生理息宜其爲衆共棄象之所謂時舍也孔子

繫乾不云乎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此文兼二義言者何也曰乾以生物為德而初與二尚非其位井以生物為義而初獨無其德然則乾之所謂時舍者因時而舍而已無與焉者也井之所謂時舍者為時所舍而已無所辭其咎者也必如三之渫而不食乃為畜德待時而發生之功未嘗不著豈初之不食所可例哉且井之義無所不包而於養性為尤切葢生心為性性不生則絶心不生則亾而所謂生者必先去其舊染之汙而自新猶井道不可不革也人之一身天地通復之

理晝夜不息然而積陰沉滯壅塞於其中則清陽之氣往往爲其所阻而卒無以善其生生之用無他不知所以自新而已故易之垂誠於舊井者其以此夫

震為決躁解

震曷言乎決躁也曰剛決柔也卦以一陽居下二陰在上動而決之之象也夫陰陽之理合則同功離則異氣陰陽相薄而躁象成矣震一陽二陰為君子之道決而勝柔宜哉雖然躁氣近剛曷言乎決柔也曰躁非剛也陰不能全其為順而有抗陽之嫌此巽之所以為躁卦也巽以伏陰在內而陽不能入故周旋不舍而為風其為急迫轄結進退不果者皆躁象也知巽之所為躁而震之為決躁明矣蓋嘗驗之於天時當伏陰否塞之日

往往晦冥霾曀連旬不解忽焉雷電交作則時雨降狂飈息又嘗驗之於人事或侘傺湮鬱不可以終日及其勃然一怒則消歸於無何有之鄉矣且夬之為言決也曰壯曰號皆有震之象然用壯則陰得而乘必為遂泥之未光孚號則陽可以舒乃為虩虩之致福夫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於此若不勝其危辭者然則決豈易言哉是故夬之言惕言慍即震之言恐言驚學者參觀而詳玩之亦可以得決陰之妙用矣乎益卦合風雷二體為遷善改過之象然必雷動於前而後風散於後孔

氏言啓蟄之後風以長物收聲之後風以殘物得之矣
嗚呼一震之感其益无方哉

引兌解

上六爲重兌成卦之主乃柔外之正象先儒因本文不言吉凶悔吝或以爲其凶可知或并以爲凶不足道益泥夬兌之文而以三例上未免失之於鑿獨近時沈敬亭周易孔義集説以引兌爲全兌之性情言引者兌澤之象爲溝澮爲池沼隨引隨至無所迎拒無所決擇正與不正未可遽定且以入見道義而悦出見紛華而亦悦爲証其説甚當今因是説而推闡之人之一身耳目口鼻皆兌象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

矣皆引兊之象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與小象所謂未光者義正相合葢陽爲陰所引則發散於外而實者虛矣故夬萃兩卦皆於兊象發未光之義而一曰中未光一曰志未光者皆屬五爻而言此爲重兊之主則專以未光屬之夫知兊象之所以未光則於艮道之光明思過半矣是故養生家有以凝眼光含耳韻調鼻息緘舌氣爲艮背之學者葢本老氏塞兊之義亦足與此爻相發明也夫

飛鳥遺音解

陽之體輕清而上浮陰之體重濁而下降此陰陽之所由分也陰之氣上達而承陽陽之氣下施而交陰此陰陽之所由合也即如人之一身心之中實者為陽由心而上之皆陽之升也由心而下之皆陰之降也然使坎離不交則陰陽異位而生理幾乎息矣是故陽之為德不難於見而難於藏不難於發而難於收此其說於小過飛鳥之象得之小過之象震陽動於上艮陽止於下動而止之所以畜陽也震之為聲也愈揚則愈散無以

止之則陽消而陰長矣夫鳥之為類陽也其音則陽中之陽也然則鳥之飛乃震體之本然而音之遺則艮止之功所以善其用也雷之在山也其音往往周旋而不舍詩所謂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是也山上有雷者亦遺音之象也夫以陽之體言則為上順而下逆以陽之用言則為上逆而下順先天之易體也後天之易用也易之為逆數者乃所以順天人之理而成其大用觀於地天之為泰天地之為否水火之為既濟火水之為未濟上逆下順之理不亦較然可睹者乎雖然陽之為德正

中者也震動而上過也艮止而下亦過也小過之義以柔之中濟剛之失其勢不得不小有所過者正欲損亢陽以就中猶鳥飛之已過而止其音者寓畜陽之義彖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夫易之取象於鳥者凡六卦明夷之言埀翼也解之言射隼也旅之言射雉與焚巢也中孚之言鳴鶴與翰音也吉凶之象大抵與是卦上逆下順之旨相合惟漸鴻之象則兼以宜上為義葢巽艮之義慮其止而難進而震艮之義慮其止而難退此又聖人通變化裁之妙用而易之所以為上下无常剛

柔相易者夫

。惠迪吉解

易之繫謙皆吉辭。而九三為成卦之主。其辭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象中之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天下之勞而克以謙終者鮮矣。勞謙而至於萬民服。吉孰大焉。夫古之所謂勞謙者。莫如大禹。禹八年於外。胼手胝足。卒成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帝之美禹不過曰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然則禹之為禹。不過以不自滿假之一念。愼始保終。益能深明乎天命之精微。熟察乎人

事之昭著。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其言若是之親切也。夫所謂惠迪吉者順道而已矣斯道也何道也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者是也觀益之贊禹者亦曰滿招損謙受益其君臣僚友間交儆相孚之處皆不外乎是宜乎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雖然道本無形。而吉則有象。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吉。乃謙之所以承謙。而君子知幾之學。所以通於神明也。夫後世英君誼辟。以及智勇功名之士。始則

兢兢業業。廣思虛受。故能平大難。成大功。亦既勳施爛然矣。於是盈滿之念動於中。而昃食之變見於外。遂為天所不順。人所不信。何吉凶之象。移於俄頃哉。由幾之不早辨也。然則所謂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者。又何莫非惠迪之要旨也耶。

神之格思解

天之所以妙萬物者神也。日月星辰之懸象。風雨露雷之成化。山川社稷之顯成。與凡天地間昭明焄蒿悽愴者。皆神之所為也。雖然神不自神。而神於神之者之神。所謂神之者。吾心之神是也。夫吾心之神。與萬物之神。同出於造化之流行。初無差別。故其感通之妙。直如呼吸影響之相屬。如抑詩所云神之格思。中庸引以明體物不遺之義。而終言誠之不可揜。其於天人合一之旨微矣。且人之神。緘於心而機於目者也。故由人而言曰

顧諟。由天而言亦曰降鑒。夫天無所謂視。因人之神於視。天卽從而神之。故曰神於神之者之神也。雖然心放者神馳。目遊者神眩。言其交物而引也。苟不能自存其神。而外求神之格於飛揚倣詭之域。則在我之神且往而屈矣。尚何神之有哉。吾嘗玩易而得其說於觀之象矣。卦詞曰盥而不薦有孚□若。言神之聚也。象詞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言神之用也。夫觀卦當陰長之盛處否剝之閒。獨以五陽中正善用其觀。故能化消陽之陰爲順陽之陰。其曰觀

我生。君子无咎者。言陽之統陰而不屈。乃其所以爲神也。誠能法觀之象。而善其神之用。則可以一神通萬神。即可以萬神合一神。聖學之踐形復性以達天德者。皆不外乎此。然則酬酢諳神之理。豈有舍已而他求者哉。

井福堂文稿卷七

井福堂文稿卷八

鎮洋　汪學金　敬箴

辨志

孔門教弟子之法。必使之言志。觀其志。庶有以得其性之所近。與其學之所造。而後可以爲施教之地。故顔氏之忘善勞曾氏之樂詠遊志於道矣次之若仲氏冉氏公西氏莫不各有所志要皆爲夫子所許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狂者之志進取狷者之志有所不爲辨其志而裁正之所以爲教也今有人於此其

志將適燕趙而後導之以北轍其志將適荊粵而後導之以南轅弗叩其所往而執策以贈之無益也農之志學為農而後教之樹藝耕耨工之志學為工而後教之規矩繩削弗喻其所習而操術以授之弗聽也夫學者之有志也猶木之有根也水之有源也無根之木不遂無源之水不達是故必有易直子諒之志而後可與言仁必有發强剛毅之志而後可與言義必有敬共樽節之志而後可與言禮必有清明高朗之志而後可與言智必有篤實敦固之志而後可與言信道在隨機而啟

發因勢而利導使之毋安於小成毋狃於曲說乃教者所以善成學者之志而事半功倍者也舍是弗圖而或志於富貴利達乃學者之深恥教者之所不屑亦不得謂之志矣又何暇爲之置辨哉

○義利辨

利者義之和也。故利物足以和義。蓋利之與義。其大原同出於乾始。理本相合。未有舉利而遺義者。亦何必尊義而黜利哉。夫義利之分。分於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陰陽交爭。萬物相軋。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朝廷以寵賂相尚。而公輔多鄙夫。學士大夫以封殖自私。而衣冠皆駔儈。於是躬負名教之責者不得已起而挽救之。鑒別於事功之顯。剖析於心術之微。大聲疾呼。務使義利之關。介然出於兩途。而不容混。天下之徇

義徇利者。亦如南轅北轍之相背而馳。而義利之原不可復合矣。故大學言平天下。於理財用人之道。反復詳盡。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者。無所不備。而終之以聚斂名菑之小人。蓋甚慮夫邪正之混淆。公私之惑亂。而辨之不早辨也。吾願世之言義利者。分其所當分。則四維由之而張。九法由之而立。而矯虔攘奪之患息。尤望合其所當合。則六府由之而修。三事由之而治。而財成輔相之功起。天地否泰之機。運會升降之故。邦家治忽之端。民物休戚之象。未有不出於此者。嗚呼可不慎哉。

懲忿窒欲辨

夫損德之修也。損其有餘。所以成德也。人之有餘而為患者。莫如忿與欲。故損之大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忿者發於意之不能平。兌以說之。則芒角潛消。欲者動於情之弗能已。艮以止之。則徑竇自塞。虞氏之說當矣。雖然。說之機。可以釋忿。而一於說。則流易之情勝。而欲轉滋。止之法。可以制欲。而一於止。則亢鬱之疾生。而忿益甚。道在調劑。而疏達之。一張一弛。相濟為用。如山澤之通氣。然夫而後血脈榮暢。神智清明。不待矯强安排。而

二者之疾終身不復作矣聖人知其然故法之為禮樂樂以導性禮以節情學者不可一日廢者也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中和之理得而患氣無有奸其間者誠懲忿窒欲之大原也至朱子所謂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雖與先內後外之卦體稍有未合而大旨亦足互相發明誠於此二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空虛之本體與天地萬物之理感通無間有以合乎澤山之咸而於道也則幾矣

九卦體用辨

君子所以處憂患之道有三。曰守已以固窮。曰慮衆以應變。曰善世以定難。而三者之要。惟在乎用辨而已。故聖人繫易三陳九卦。以明易之為書。與民同患之故。首言困德之辨。次言復小而辨於物。終言井以辨義。獨於辨之為說。三致意焉者。誠以一身為酬酢萬變之主。苟非審之至精。察之至析。何以出險濟艱。保其身以利天下哉。今即其辭而繹之。辨德者所以守已也。辨物者所以慮衆也。辨義者所以善世也。不辨德無以為立身之

本。而剛柔之理違。不辨物無以為因應之宜。而屈伸之道廢。不辨義無以為措施之準。而經權之用乖。若夫九卦者。以尊德貞志。而體有以立矣。以兼德安身。而用有以行矣。以通德濟天下。而體有以達用。用有以合體矣。推而言之。定上下者履之辨也。平多寡者謙之辨也。成終始者恒之辨也。治進退者巽之辨也。酌盈虛者損益之辨也。夫然後於憂患之來。可以貞固以持之。從容以應之。神明變化以回斡之。辨之時義大矣哉。苟不知九者之義。或徇於利害而志亂。或昧於趨避而身危。或膠

於成敗得失而天下受其敝。亂耶危耶敝耶。由辨之不早辨也。

毋自欺論

有所虧欠而外欲張之則謂之欺欺者外陽內陰之象也人之張於外者將以欺人也由為己之君子觀之皆謂之自欺自欺云者欺其心也夫欺不生於心而生於意心陽而意陰也心之德為乾其象為離而意屬於土為坤其用變而之坎坎之陽心之注於意也離之陰意之蘊於心也心以一陽陷於重險而中虛故其受明之處即其受蔽之處而衆陰之為朋類緣引者潛匿於其所而莫可究詰就令心之剛明足以相敵而為內欺之

主者終不可得而去於是乘間竊發將有不旋踵而至之弊今有患盜之國治以明察之吏勢必寄其耳目爪牙之用而為之耳目爪牙者乃隱為盜主則吾之智或有所不及而盜之潛匿吾左右者且滋甚意之為內欺之主者實類乎是雖然意與心為緣非可析而二之離而絶之者也善用意者攝其用於心而後陽實而陰虛用意而不為意用也是故外欺止於明而內欺止於誠蓋必以中實之德乃可成其繼照之功坎之所謂行險不失其信者在是離之所謂重明以麗乎正者亦在是

廢幾自欺之害拔本塞原而終身不復作矣此君子明誠交盡之學所以心德日全有以復其健順易簡之常理而無所虧欠豈非自慊之極功哉

思無邪論

善治人之性情者非可作而致之操而廹之也貴得其自然者而已夫人五性之動發而為情其中節而和者乃自然之正也情勝而欲滋則邪作焉邪之為患生於血氣之易淫而溺於習俗之難革使治之以刱艾檢柅之法不過治於法之所及者而止譬如病之在臟腑榮衛者投以攻劫之藥雖稍稍奏效而根之潛伏者終不可拔一旦偶觸外邪則內邪乘之而為亂矣聖人知其然於是乎治之以詩教蓋最靈而不可制者莫如思思

者情之用也睿於性則作聖亂於欲則作狂皆思之所為也詩也者以思治思者也其為正治者十之九二南雅頌之作是也邪治者十之一鄭衛之風是也乃其為正治者不必盡陳齊莊嚴肅之辭而所以為正者使人思之而有餘慕其為邪治者亦不必顯著譙讓質責之義而所以為邪者使人思之而有餘愧夫是以良善之心油然而生穢惡之隱渙然以釋潛移默化有莫之為而為者則自然之效得矣記曰君子反情以和志其知思無邪之旨而可與言詩者乎自後世采詩之官不行

徒從事於文告法律。以治民之慝行。使外有避法之巧。內無知恥之良。甚至能言之士。轉騁其流連靡曼之思。詭託於風雅。名教斁而性情汩。於是邪氣中於膏肓。雖有良醫。望而卻走矣。其爲世道人心之害。豈尠小哉。

。學易寡過論

人。自有生以來與天日遠無日不在過中聖人懼其溺而弗能出也不得已救之以易易也者天道而人道者也夫所謂不易者理也變易者數也交易者時也三者天之道也人不知理無以為體不知數無以為用不知時則不能體其所以為體而用其所以為用將何塗之出而可以為免過之地哉且天下之理不外善惡而已天下之數不外吉凶而已至於善惡吉凶之應或有順逆遲速之不同則又時之所為故易立卜筮以定吉凶

者。非以趨避之說。移其善惡之體也。乃所以妙其為善去惡之用。使之入於吉凶之域而不亂也。即以乾卦論元亨利貞者理也。潛見飛躍者數也。由元而亨由亨而利由利而貞由貞而元者。理之時也。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當飛而飛當躍而躍者。數之時也。三之何以危而无咎也。上之何以亢而有悔也。審乎此。則有以明理達數而順時。亦庶幾可以寡過矣。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易之為書。即天道以明人事。不學易不知所以合天。而過日生。春秋之為書。即人事以

揆天道。不學春秋。不知所以爲人。而罪且日積矣。過者。非聖人。不能無罪者。耶。正夫。不可有此知我之歎。繼假年而發者哉。

直養無害論

言理不言氣則不備言氣不言理則不精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所言理也而氣即行乎其中孟子曰直養而無害所言氣也而理實主乎其內故朱子釋直養推本於自反而縮而上蔡所謂心得其正及無所虧欠者皆深得集義慊心之旨葢直即本體而養即工夫不直則不能養不養則不能直二者相輔而行者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理之消長即爲氣之消長人徒知爲理之直而不知以氣養之則必有違心而

儒之病。而終無以自直其理。人或恃其氣之直。而不知以理養之。則必有外彊中乾之失。而并無以自直其氣。然則失其養。即害其直。既害其直。即害其剛大之本體矣。且以靜虛動直之義言之。直為虛之用。而虛為直之體。此動靜之所以貴乎交相養也。誠得其虛者而養之。然後害直者盡去。而全其勿忘勿助之功。則天地之氣即吾之氣。天地之理即吾之理。孟子之所謂塞者豈不以此哉。

。知非論

人之為學必先自知其本體然後可以知非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體也天之所賦之理即吾心之仁所謂本體是也知禮之為體則凡有所加損於吾之本體者皆有以知其為非禮而勿視聽言動云者乃節目工夫所以克其非而復於禮也所謂復性也苟不務求知其本體而徒斤斤致察於物欲攻取之地吾恐麤且顯者或有以自覺而伏於隱曲介於疑似者終不得而知矣故書曰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爾無冒貢于非幾幾者動之微非之未著者也不知其幾而邪動之辱乃至亂於威儀則定命之體喪矣故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亦云五十而知天命伯玉學於孔子者也蓋至是亦有以窺見天命之精微而於所謂動靜消長之幾一一體驗於本體而知之故其自言如此若夫物欲攻取之麤且顯者伯玉之賢又豈待五十而後知哉是故知幾其神者誠而明也介于石不終日豫之二爻當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者明而誠也。不遠復无祇悔。復之初爻當之。益豫者審幾之蚤。復者知非之速者也。不然將終其身冥豫而已矣。迷復而已矣。可不懼哉。

論管仲子產優劣

德足以副天下之望。才足以應天下之變。功足以建天下之業。然後謂之體用相符。惟伊傅周召之佐可以當之。嗣是以降。優於體者或絀於用。達於用者或踈於體。於是德才功之見於當世者。遂各有所偏勝。而得其全者鮮矣。春秋之時列國不乏名臣如管仲子產尤卓卓者世之優子產者曰强鄰悍族非若內政軍令之可以取效於一朝俗敝民散非若官山府海之可以藉富於數世葢管仲處其易而子產處其難乃優管仲者則又

曰作封洫鑄刑書豈足與尊周攘夷者比烈慎辭命止兵革豈足與遷邢救衛者同功葢子產為其小而管仲為其大雖然難易者所乘之勢也大小者所際之會也二子之優劣夫豈繫於是哉然則論管仲子產者亦論其體用而已故孔子之稱子產曰君子曰惠人言其體也稱管仲曰九合曰一匡言其用也是則二子之定論也後世唐宋諸臣如宋璟裴度范仲淹司馬光近似子產者也李德裕寇準近似管仲者也似子產者敬慎而不敗似管仲者闊達而多疏此又論人者之所當知也

知

論蘇秦

時至戰國。天下之大勢必歸秦。此智者所逆睹也。秦以積暴之國。得志於天下。必盡壞先王之法。以毒萬世。此仁者所不忍也。故孟子不得已徘徊於齊梁之君。申仁義而黜功利。非為是迂闊之說也。計惟此可以勝秦。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而存先王之法。乃不幸孟子之道絀。蘇秦之術興。於是秦業成。而天下後世受其害矣。嗚呼。蘇秦其禍首哉。或曰蘇秦之為人巧佞狡肆誠不足道然其為術。約六國之從以拒秦者也。子以秦禍罪之。亦

有說歟。曰彼蘇秦豈志在拒秦者哉。其始入秦也固規秦之强欲因利乘便抵掌以為富貴之資迨不售其說而又迫辱於家人婦子之閒始為揣摩變計以洩憤恨然其隱。未嘗不知秦之勢非六國所能爭。特為是旦夕之謀。以誑世主而專其寵利。觀其激張儀而資遣之。亦幾乎計無復之。譬如捧土而塞江河。不亦殆乎。故身未死而從約解。及秦之身。已左支右絀。竄避於燕齊之庭。卒為天下僇笑。其後六國嫉其欺而懲其失。於是甘心俯首以事秦。而不敢復為異議。秦人始得遂其席卷吞

噬之志矣。嚮使是時無蘇秦之說以刼持六國。秦民方苦商鞅苛虐之後。而六國之君或能行仁政以解倒懸。四海之民聞風景附。然後從容起而乘秦之敝。以行弔伐之師。如孟子所謂仁者無敵。則天下之大勢未必不可挽回。乃計不出此坐使虎狼之秦混一區宇淪棄先王之政教雖不旋踵而滅亾而三代之風終於不可復矣然則蘇秦豈直六國之罪人誠萬世之罪人哉

論鼂錯貴粟

錯之言貴粟首曰薄賦斂廣畜積以實民食也繼曰貴五穀賤金玉重農事也亦可謂知本矣乃其終篇曰使民以粟為賞罰噫嘻是何言歟夫賞罰者人主馭世之大柄所以奬善而懲惡也乃以入粟之故使不肖者被榮名犯法者免顯僇是以權為市也將何以治天下哉且錯之言曰民貧則奸邪生今使民積粟而逃罪非所以儆邪也又患商人之兼并農人今使富者皆得易粟而拜爵非所以抑末也其言亦自相矛盾者矣幸而漢文

以恭儉慈恕之君。不過小試以紓邊急。尚無宅害。使丁衰亂之世。愚闇之主。踵其說而行之。必至刑賞不足以榮辱人心。而上下征利。民信不立。國不滅亡。不可得也。大抵錯之為人。尚智計。矜術數。專務誘弄其民。以逢上意。其所論奏。往往取近效而昧遠圖。規小就而遺大體。孟子所謂小有才而殺其軀者。其錯之謂乎。賈誼有言。積貯者生人之大命。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庶幾先王足食之遺意。乃儒者之所宜言也。由是觀之。錯之與誼。豈可同

門詣哉。

陳仲子論

所貴乎清潔拔俗之士者謂其淡然自攝曠然而不爲外物所累也若徒以絕物爲高而先以物之見橫據於中不惟窒礙於事抑且憧擾其心又豈達者之所尚哉如孟子於陳仲子斥其廢倫害教論之詳矣而吾謂仲子之受病在察物而不能察其所以處物之義也且盈天地間皆物也物之於人本有對待因應之理而人之食味別聲被色者又無一不取給於物惟處之以義則無物足以累其心亦無物不足以養其身舜之飯糗茹

草。孔子之疏食飲水。顏氏之簞瓢陋巷。蓋充其量。萬物皆備。故斂其心。一物不有。其於豐約多寡之數。順之無拂。而處之各當。豈有所愛憎取舍於其間哉。乃仲子斤斤於居處飲食之細。為之銖較寸量。始則以物之足以累我身。而患在有物。繼且以我身之不能無待於物。而並患在有身。其視身於物。皆為天地之疣贅。亦惑之甚者矣。雖然仲子之所為。彼豈不曰我有義在。不知仲子之所為義。但求其義於物。而不求其義於處物之心。則亦同於告子義外之見。尤孟子所深辨而嚴絕者也。假

使仲子以刻厲一往之資。得以折衷至道。雖未能進於中行。而與緼袍之仲氏。楮冠之原思。庶幾頡頏矣。又何至繆戾若是。嗟乎士處汙濁之世。激而成偏矯之行。不獲奉教於聖賢之學者。豈不良可惜哉。

三閭大夫論

古來忠孝之發於至誠者。仁而已矣。孔子稱殷有三仁。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人不幸而遭君親家國之多故。必有所大不忍於其際。於是憂思鬱結之不已。而至於悲憤歌哭。悲憤歌哭之不已。而至於捐軀湛身。務求其心之安。而得乎理之正者。乃所謂仁也。故孟子論小弁之怨。亦曰親親之仁。觀乎孔孟之言。可以得萬世子臣不易之法矣。楚三閭大夫以宗臣被放。不得已著爲離騷。以寓其不容自疏之意。乃

其君惑於讒諂。再世不悟。卒投汨羅以死。然則大夫之怨與死。始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事。可不謂之仁歟。史遷所稱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者。得屈氏之旨矣。若贊所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乃因賈生之文而有所寄慨。豈屈氏之所忍為者耶。果若所云。則亦戰國游士之餘習。其恝然於君親家國之間。夫亦不仁之甚矣。又豈忠臣孝子聖賢之徒所宜出此者哉。至賈生以年少氣盛。為絳灌所沮。然漢文之覽。非懷頃之比也。長沙

之傳。非江濱之遷也。宣室之名。非懷沙之殞也。乃始以

踔厲折其鋭志。卒以隕穫損其天年。未可謂之聞道。所

云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徒虛語矣。固不可與屈氏同日

而語也。閒嘗論人之處身不同。而所以處心者則一。或

紆迴於佳時濟世之謀。或果決於避世保身之計。此在

疏逖之地則然耳。若夫故家世臣。休戚相繫。求所以自

盡其心者。豈可不以屈氏為法哉。

陳平論

古来豪傑非常之人抱其才智必欲措天下於治安而後已故非全其身不足以成其業有時出於苟且僥倖而不辭非晦其迹不足以濟其術有時出於阿附詭隨而不惜至於持危定變之後其心已大白於世而繩墨之士乃欲操咫尺之義以論其短長豈不惑哉世言陳平多以權謀譎詐短之夫平之計尤著者蹙項氏郤單于執韓信耳鄉使滎陽之間不行平城之圍不解雲夢之游不果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既已與人家國而不

為之盡其謀不可謂之忠謀之不臧而僨其事不可謂之智匿其才智之所能及而坐視君與國之危敗而不救不可謂之仁且當此之時計不返顧禍不旋踵乃魏無知所謂有尾生孝已之行無益於勝負之數何暇用之者也又豈可以恒軌度哉或曰子之論平以為忠於所事固也乃受高帝詔即軍中斬樊噲平以呂后故不即誅幸而噲先死假使當産祿之變而傅之翼平之罪庸可逭乎予曰不然此予所謂全其身以成其業晦其迹以濟其術者也夫以后之鷙𢙢之讒鼻誅噲之隙必

先誅平平誅而陵與勃者必不能安劉然則劉氏之安危固在平之存亾而不繫於一樊噲之有無以平之智豈不討之熟哉是故韜匿以藏其用將順以固其權堅忍以待其變及至勢移時至慮出萬全不動聲色而炎鼎安於磐石矣平之功豈不偉哉太史公言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則孝文既立之後何不效赤松之游而猶沾沾於世次起廢以道家禁忌爲言嗚呼勢位子孫之足以溺人亦甚矣此平之所以遜子房一籌者耶

管幼安論

古來志節之士遭時艱否執義違俗秉直不渝往往爲世所嫉卒嬰禍網至於亾身湛族而不悔者君子尚其志而悲其遇雖過涉滅頂之凶無所歸咎而於明夷垂翼之訓或有未聞耶東漢之興崇尚風教故士之矜奮名義者軌迹相繼其後紀綱陵遲萌奸伏孽黨錮流毒善類垂絕曹氏窺竊神器爵縻才儁雖以孔荀之賢皆爲所羅致其後稍有執持並罹厥害識者譏焉獨管幼安蹈海之餘伏匿草土終身不辱僭逆之命跡其竄居

不損得乎性分之樂遯世无悶處乎將命之安蓋聖賢之徒而非抱咫尺之義者矣使幼安當建武之盛必為子陵而不為君房當熹平之衰必為林宗而不為孟博故猜忌如魏文而不敢害邪佞如華歆而不能汙蟬蛻埃𡏖之中鴻冥霄漢之表其行危其言遜其道彰其志隱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嗚呼非斯人其誰與歸

讀兩漢辨亡論

或問於余曰唐權德輿氏論張禹胡廣亡漢之罪毋乃過與余曰何為其過也曰禹廣之為小人儒誠無所解免至於亢成貫魚西顧之眷遂移禍乃成於居攝沖質委裘東遷之統垂絕釁始開於跋扈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而欲塞漏舟於洪河支覆鼎於崩壞葢亦難矣夫坐論以表師儒之望伏奏以動朝廷之容望之受僇於恭顯楊震雁枉於樊豐跡其前事概可想見何有於禹廣哉余曰不然君子之於人國也安則行其道危則盡其

心而已古之抗節忠義者豈必其事之可濟哉要皆不忍其君國之亾所以泣血剖心至於殺身湛族而不辭也使禹廣者稍有不忍於漢之心必且奮身以折凶暴而熸其燄就令害不返顧禍不旋踵而存漢之志豈不有如皦日哉顧乃囁嚅洪涊務爲祿位身家之計而於國之存亾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然則權氏律以春秋誅意之文謂之亾漢不亦宜乎且禹以論語著稱而忘其爲患得失之鄙夫廣以中庸取譽而幾同於無忌憚之小人是誠何心哉弗思而已矣嗟乎天下之爲禹廣者

爻矣使其優游承平方將誦法先王服習聖教可以塗
萬世之耳目乃丁板蕩之末造被傾覆之惡名夫亦禹
廣之不幸與及觀汲長孺之譏公孫嚴子陵之誡侯霸
儒術之不可不慎又豈獨繫於世變哉

南朝得失論

自司馬氏渡江以後偏安建業以訖梁陳盜竊之餘覆轍相循三百年間名教墜地幾為識者齒冷惟晉元之恭儉梁武之慈恕君德稍可節取而論其失者以為祖元談師佛法一時公卿士庶靡然從風卒至亂亡而莫之救後人甚其辭遂以佛老為厲階嗟乎佛老豈禍人家國者哉夫老氏之書以清淨無為為宗佛氏之書以慈悲不殺為教於先王之道無所悖謬苟得其體而善推其用雖致時雍之化庶刑措之治宜亦無難乃晉梁

君臣舉不足以語此徒襲其虛說泥其末迹轉相稱慕遂致以矌誕為養資信受為邀福其貪鄙之風甚且賊棄其君親而不顧與佛老之說幾如南轅而北轍者矣善乎文中子之言曰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故為治之道不尚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苟為不然如漢武帝之表章經學可謂盛矣而卒無解於輪臺之悔宋理宗之尊崇聖教亦云至矣而究難緩於蒙古之禍然則六經孔孟之說豈亦不足以致治而速之亂亡者哉其亦不辨而自明矣

雖然予之為此言者非遂欲以佛老之說治天下也葢嘗譬之佛老之書如藥草然良醫取療諸病不可勝用也然而疾愈則已聖人之教則蔬穀也一日不再食則飢矣今有人於此採芝茹朮休糧辟穀其將為山澤之臞斯可耳使必率四民而效之吾恐槁形枵腹僾然不能以終日徒令腸肥腦滿之徒竊竊議其後也

續朋黨論

物之從其類也其性然也得之則樂失之則憂聚之則事理成散之則術業敗又其勢然也夫君子以義為類小人以利為類其志雖不同而其為類則一先王之為道也因其義之知所以自治而即舉其類以治天下因其利之知所以自養而即通其類以養天下是故誦絃以類於學爵命以類於朝而義罔弗勸類農於野類商賈於市類百工於肆而利罔弗興然猶恐其相陵也定之以貴賤尊卑之等示之以抑揚進退之權使利常足

以輔義而不為義之害如是焉已矣當是時也小人皆知率其類以尊君子而君子之類不孤小人之為利者皆知慕義以法君子而君子之類愈盛雖至世衰道微君子或引其類而去之而言論風節猶足師表一世故否泰之初皆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豈不以其類哉且古來暴亂之世莫如秦隋及易代而後齊魯之儒為漢經師河汾之學為唐佐命者君子之澤也其微也自後世朋黨之議起人主習其說而不察往往惟類之是疾其所以離而絕之決而去之者宜於訓辭著于法禁無

所不至遂使朝廷之上以薦牘為與援而寮寀無交讓之風膠庠之間以講席為標榜而師友乏相資之益於是慕義之情衰而嗜利之習勝舉世之為學士大夫者跡其指趣曾無異於農工商賈之所為而農工商賈之類皆有賤義而輕君子之心天下之勢非盡類於利而不止充其利之類之所至雖姦宄盜賊可也又豈僅農工商賈為哉幸而晏安無事則相與唯阿頑鈍各私其身家子孫之謀一旦緩急將遺棄其君親而不顧欲望其宏濟艱難主持名教激揚忠讜之論砥礪貞固之節

抑亦鮮矣然則養士之澤非不厚求賢之心非不急而舉不足以為振興鼓舞之資者所以類之非其道而為朋黨之說所誤也夫朋黨之說起于漢唐之末造而敗亡隨之至宋而猶不息故歐陽氏論朋黨于慶歷之世則欲小人勿亂君子蘇氏論朋黨于元祐之朝則欲君子稍容小人各就事勢以權其利弊如此然當時小人雖日逞其攻訐報復之術而為君子者激昂奮迅未嘗為之少挫亦可見其義勝而類廣矣乃至後世求君子之類而不得且樂為小人之歸而不以為恥則朋黨之

說之毒天下殆有甚焉此又昔人之所未及知而世變之所以日亟也夫

○圓機之士論

天以大圜運乎萬機者。極。而。已。矣。由天道而言則曰太極。由人道而言則曰皇極。洪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葢五者成位乎中。圓象之所由成。而化機之所自出。王者中天下而立。法天以治萬民。所謂大中之道是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時家不異教。國不異俗。故曰錫汝保極。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孔子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道不行而刪詩書定禮樂集大成而行時中為萬世法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矣其後曾子得一貫之傳。子思發中庸之旨。孟子闢楊墨。舍夷惠。天人之極。葢在儒者。荀揚輩出。各有所蔽。微言絶而大義乖矣。文中子丁周隋之亂。闡河汾之學。發明中說。以詒其徒。聖人之道炳如也。其周公篇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又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言九流。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叙九疇。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者乎。夫自魏晉以來。南北之君。篡弑喪亂。覆轍相尋。三綱淪。九法斁。如漢之文景明章者。且不可得。然則文中子稱皇極之主者。思王也。其稱圓機之

士者。思聖也。曷不曰中。而僅曰圓機者。遜辭也。葢文中子之自道也。夫中何以為極。夫極何以為圓。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天之圓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聖人之圓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可謂圓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可謂機矣。是故皇極在上。民無反側之行。而治功成。皇極在下。士無偏畸之學。而道統立。觀乎魏徵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知師莫若弟哉。後之儒者。不揣其本。徒以拘方之見議之。或以獻策為輕進。或以續經為僭越。或以為

其學流於釋老。議論不合於聖人。此正所謂安得圓機之士共言九流者哉。嗟乎此文中子之所以為中也。不亦宜乎。

○字音辨譌論

宮商角徵羽者天籟也。由音而生形者也。道也。喉齒牙舌脣者人籟也。由形而定音者也。器也。音之原於道者。無不出於自然而合於一。音之屬於器者。遂極萬有不齊之數。而不能無紛紜舛錯之異矣。此其勢然也。夫六書之作形聲始著秦廢其法古學失傳漢時通其說者已屬寥寥一變而為聲病。再變而為字母。而部分之增刪通併。反切之侈弇緩急。後人徒騁其臆說以求勝。其於古音未見存什一於千百也。雖然聲音之道。不忘於

字而达於樂古人之審樂也必假諸八音十二律然後可以致中聲之正而合天籟之自然今之論字音者徒膠固於方隅形氣之偏而欲拘墟鑿空以求之亦惑之甚者矣夫音之不齊不必五方風土剛柔清濁之殊致也即一邑而輕重異宜且一人而抑揚異用必欲執甲之是正乙之譌徒病其矯强繁碎而其勢終不可一亦何益之有哉且六書之爲學將以求通於六藝也審是則論其義不庸愈於音乎夫音同而義異但析其義之異而不害爲音之同音異而義同但知其義之同而亦

不害為音之異。則有窮理之功。而無玩物之失。誠學者之所當務也。鄭漁仲有云。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十四字貫三十六母之法。皆出自西域。而釋氏為此學為小悟。然則彼之於音。固將以求道也。而我顧斤斤求之於器數之末。不重為彼氏所譏也哉。

井福堂文稿卷八